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五

元 吳師道 撰

王師心字與道金華人政和八年進士初為海州沐陽縣尉敗劇賊宋江境上詔改承奉郎紹興以後揚歷中外金人來歸侵疆樓照使陝西辟為幹辦公事又嘗充假金國生辰使屢典大郡歷江西湖北浙東福建安撫使皆有治績在袁州時秦檜方用事監司

郡守爭獻羨餘以希進公則以貸貧通租在衢州通
判汪名錫掎摭宋室令矜語言謗訕公止之不聽獄
興汪迫其行人無敢過者公獨遣人慰安陰調護之
洪州轉運判官張常箋注前帥張宗元所贈張浚詩
言於朝欲併中之獄辭連百餘家公隨宜庇救多賴
以免會檜死事亦息還朝奉宜塞倖門開言路生財
不如節用侍讀三朝寶訓中篇奏祖宗創業為子孫
萬世計甚備熙寧大臣私意改作流毒至今不可不
鑒又奏帝王之於史其要在觀得失究治亂今進讀
漢書願摘其切於治體比讀之前後進見從容盡規
非一絃興末年知邊釁將起憂念至忘寢食其陳事
宜乾道初以左宣奉大夫致仕卒事詳見中興諸臣
傳後諡莊敏

王師德師心之弟子淮

王師愈字與正一字齊賢幼時默成潘公令賦竹詩
末句云願堅松柏操同保歲寒心公異之年十三復

以書論為文養氣之法遂召致門下親教之與龜山
楊先生受易論語公又自從呂公居仁間知中朝文
獻之傳益自力於學父喪貧不得定族姻欲使從俗
火葬號泣不聽教學養母登紹興丁卯進士第與朱
子同年相從講貫又周游張宣公呂成公間以聖賢
之言為必可行師友之論為必可信初調建州崇安
尉母喪不行授臨江軍學校授改秩知潭州長沙縣
知嚴州信州乾道中召除金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
數召見言事上又出手札俾條奏以進嘗對大臣稱
王師愈諫官御史才執政曾懷前貸內府錢數百為
戶部尚書揚挾取諸積逋付金部以督之公以為此
實無可徵徒為罔上擾民持不可闕二人為巧語中
公遂罷知饒州就除本路轉運判官改荆湖北路又
任福建路最後除浙西提點刑獄丐祠卒階至中奉
大夫直煥章閣爵金華開國男其為政以仁恕為本
而綱目整嚴所至賑濟荒寬民力絕權豪長沙之捕

妖巫信州之懾驕兵饒州之禽治妖賊韓政淮賊劉
伍徒眾皆卓卓可傳斥外二十年不復登朝人皆以
不究其用為恨云子瀚字伯海子柏即魯齋先生也
大愚呂公狀其行朱子為銘又有寧菴記瀚請為公
墓祠作也

方勺字仁聲著泊宅編十卷今世有之默成潘公集
內有贈方仁聲詩云學道悠悠未見功敢言凡質有
仙風他年一鉢江湖去先向苕溪訪葛洪前有序云

公吾里人客寓吳興神情散朗如晉宋間高士晚得
官無仕進意築菴西溪名曰雲茅以衛生養性為事
詩文雄深雅健追古作者云云凡二百餘言稱重甚
至真蹟藏柳道傳博士家按公當政和乙未年己丑
十是時士之稍以才藝多者有岐路可競進公超然
高舉于此豈非賢乎泊宅在烏程相傳張志和浮家
泛宅之所因號泊宅翁蓋志和亦金華人而寓吳興
者二人志操出處畧同真足以相配而無愧顧世罕

知之或以為嚴灘人者未之攷也弟甸字仁夫有秦
詛楚文及石經跋尾攷証詳博具見泊宅篇中

賈廷佐子野

上高宗論遣使書

十二月十四日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臣賈廷佐
昧死百拜獻書皇帝陛下臣聞之詩有曰無競維人四
方其訓之言人君之不可不自強也書曰其克詰爾戎
兵陟禹之迹言武備之不可廢也平居猶然而況處變

亂之際乎恭惟太祖太宗以至神武聖略平定四海創業

垂統為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適丁艱難正

宜不負所託銳意撥亂信威四夷功光祖宗為中興之

聖帝倘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仇敵之

詔則隳祖宗之大烈所謂蒙恥辱者雖傾三江之水不

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為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

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為財用有民人以為

依附有人材以為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為念斷然誅王

倫以懲其賣國拘敵使以誚其悖禮然後上信天命下
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
何欲舍此數者聽信王倫詭詐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
事仇敵此天下洵洵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稱臣
好以中興邪將奮發講武以中興邪將聽金人之命以
偷安偏方無使中興之意耶臣為桐廬一簿官至微也
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
言謂王倫賣國要致金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

之江南既有詔諭必有金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台
臣李宥往江西事體一全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
常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為使要金
以詔來不以為怪而謂之功臣焉是晝不安食夜不安
寢義當號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為
戎人諸侯取笑萬世又不忍見臣將為仇敵之陪屬嗟
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為仇敵之天可乎此
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盡化為仇敵之地可乎無天可

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為愈臣所以痛悼于心
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幅幘
未一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筭又念合以
眾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識洞今古明當世控制
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與談不以
疏遠見遺狂直加罪於乎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
也如此况當彼時疆場特小倣耳猶不敢自安任以今日
金人不遜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圖之豈陛下有

自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
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聖意所主耳
是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
料金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嗚
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為給我耳天下
之氣勢兩敵則謂和之易成我弱彼彊則彼以吞我為
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
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溝東之地無何口血未

乾張良陳平議以今漢有天下大半此天亡楚之時不
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
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陽以和秦
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盡有六國之地此能
保其和平久遠乎好恃彊吞弱自古而然狼子野心
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戲我盡皆空言無
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
日號令必從金出必將漸令我罷我某師退某舍稍忤
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金將無置錐
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屈辱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
輩爭出以競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
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
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
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金使名以詔來
三軍憤憤諸將憤憤士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為
陛下死矣其或者以其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眾

心之不平但欲委靡從金則天下圜視而起將不怨金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毋謂我弱不能與角若天已棄雖強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照金人詭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於天漢高帝與楚王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室家盡亡滎陽之役賴紀信免彷徨無聊一失職之人耳然卒能致垓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彊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金人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金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眾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於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於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即之曲直又不待言而喻若決意于戰則陛下以少破眾成光武之列直易事耳所謂初若磊磊落

落有志者事終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
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于撥亂振不測之
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金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
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
任大臣為大夫種以治于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
范蠡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
計萬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
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八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
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
下斷不斷之間耳臣忠義所激號天取死願陛下試與
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言反禍為福非臣之幸乃宗
社無疆之休不然則甘心受戮訴於太宗太祖耳干冒
天威臣無任隕越戴罪之至臣廷佐昧死百拜

上高宗皇帝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

修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為憂惟李翱在唐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興亡哉今日金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效徒懷李翱之憂流涕痛哭未知死所臣所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對章瀆犯天威自量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但見道路沸傳十二月二十五

日行在榜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需索二十七日遂迎金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然而信如王倫之說奉金人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取梓宮坐取故地則可以舞干羽以格有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所致邪抑朝廷有大賢者金憚而為此舉邪陛下自視三者若茫然未有則金人之所以囑陛下者正可以為吊不可以為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王句踐因吳太宰嚭以行成率眾來

朝吳王大喜過望以為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辭
詐偽慎不可聽吳王怒賜子胥屬鏤之劍子胥曰必植
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觀
越人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遷其主于甬
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
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目見子
胥也今金之撫我猶越人之啗吳耳金日以吞我為心
何憚于我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闕不復雖得

中原陛下將何術以守之縱以金人和議灼然可信既
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金之德甚厚異日有無
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
之事乎豫父子事金甚謹既而金忌豫稍振而疑之乃
縛其子又縛其父束于闌閹之中以聽金詔盡為詭為
之辭其凶險不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
王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為之寒心陛下
縱欲以母兄為辭臣事仇敵偷為目前之安自此國勢

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于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
望復何面目戴黃屋以王天下哉傳曰鳳皇乘於風聖
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
戎及後蒙恬侵胡闢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恒謹置烽
燧然後敢牧馬故曰無競維人夷狄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四方其訓之貴自強也
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為陛
下死事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絕和議
訣之于天與四海誓雪大恥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

下何憚而不為此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
君作之師惟曰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予曷敢有越厥志
是也以文武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
天下之民此所以為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
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
以西而擊趙魏書是奔走請和齊國人人皆為震動不敢飾非諸

侯聞之不敢加兵于齊者數十年由是觀之衰弱不振
之弊報莫若自彊強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金陵虜偽為日
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怪駭陛下何不發文武之怒力圖
中興之烈況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
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為金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勢
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陛下寧不念自建炎以來
敦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為紛紛略無少效雖徽考諱旦
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金人虜
為君子長者之事自古鄰敵之所未有方金人之深入
也席卷里族皇不以為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為漢
高之困者屢矣其殘忍酷烈如此其極安在陛下今日
能保其為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為我劉
豫縱不得已欲為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
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况咽喉之地金既自據蓋如往
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才大略春秋
鼎盛倘於此時翻然易慮為光武之所為則萬世而下

仰陛下為聖主顧不偉哉皇臣竊謂豈天仁愛陛下所以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為國家號令失常舉錯措錯謬又占以為天以雷霆為威人君以兵刑為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驚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金人虜嫚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將有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為光武用之未

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為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仇敵哉陛下毋憚焉金強謂不可敵漢武帝軍臣伊穉斜單科于惡陵馮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浦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鏖皋蘭下折斬蘭盧侯二王而昆邪降自是匈奴大衄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眾亦所不能當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常率眾百萬掃境入寇太宗念欲刷恥於

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漢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
安出廣武以計之無何俘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
夫漢之匈奴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
虛理當然耳今赦之罪惡過軍臣頡利遠甚皇天后土
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之計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成
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
才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金人以為我不足與者而我
遽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

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
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忍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電功
光祖宗為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
善為之辭曰還金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日修守禦旋
為之謀亦不失策彼仇敵者寧有好心萬我若必取信
王倫隱忍自屈為金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
復中原故地則是墮金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為子
胥之死抉眼以觀天下之大盡為金有耳陛下當彼之

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心懷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之靈助臣精誠感動天聽其敢避死使後世有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師道嘗作賈刪定畫象贊并序云君臣父子之義不明於天下奸臣倡邪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默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大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者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於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聽命紹興戊午遣使羣臣交口合辭以為不可而胡公銓上疏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散東陽賈公廷佐時為左迪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仇恥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議約之不可信請拘王倫拘金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為金人諸侯臣為仇敵臣屬曰此天下祖宗之天也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

而化為仇敵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
無生曰陛下委靡從金則天下圜視而起不怨金而
怨陛下曰劉豫之禍可謂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黃
屋王天下邪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大略與胡公同皆
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為壯
曲為老母以強弱多寡論是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
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
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獲宥歟考之

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剛王庶曾開張燾晏敦復
魏砮許權趙雍胡理朱松張廣凌景夏常明范如圭
李明遜方廷寔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言鄭剛中之
徒章疏略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
小邑下官在所略邪魏掞之集議今亦無考世知誦
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
蘭溪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為大
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

後薦起知處州遂致仕後贈朝奉大夫今其鄉猶稱
賈刪定六世孫某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
像英風氣槩凜然若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
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復為之贊曰
昔在紹興屈身和仇嗟嗟賈公獨為己羞越職叩
閤攄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維
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繫節甚偉遺
像凜然孰不仰止

敬鄉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三敬鄉錄卷六

元 吳師道 撰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居石陵村嘗應進士舉有志功名不為無用之學紹興季年為書萬言極論滅金事不果上咒悉用兵攻守險要死尤精地理著輿地會元志曰十卷為人抗直不能安曲里豪樓某乘其與縣宰有隙誣構之徙置筠州以赦得還嘗自謂業古

文三十年有雜著六十篇要之皆無愧古作今存集
七卷會元所考云

擬上高宗皇帝書

臣聞智者見成敗於未形之前象人見成敗於已形之
後今成敗之勢已昭然矣而勞於國議者且猶為之憂
疑不可不與之辨臣謂今金人之勢其可以必滅者有
三其事勢相關而不可緩者有七臣請先論其強弱之
勢然後以次陳之為陛下獻今之進謀者莫不曰彼強

而我弱彼眾而我寡彼大而我小彊弱不敵眾寡不鬪
小大不戰事未可以先舉夫弱不可以敵強寡不可以
敵眾小不可以敵大是天下之常語耳非所以為謀也
古之人謀人之國者論其機會之可乘形勢之可勝而
已初不在於他也苟以強弱小大眾寡而言則秦并六
國而強胡為而喪荷堅舉百萬之眾胡為而敗不知天
下之理大則易危小則難傾強則易挫弱則難折是故
取大國易取小國難滅強敵易滅弱敵難向使嬴秦不

并天下而獨據崑關之險劉項雖彊能夷而滅之乎向使符堅不有中國而雄據關中之地謝安雖賢能挫而敗之乎此成敗之理不在於彊弱眾寡大小也審矣夫秦王之智力百倍于天下而劉項不階尺土之勢以滅之符堅之智力百倍于東晉而謝元以八千步兵挫之況今之金人才智不逮於庸常而吾之勢力萬倍於古人破而滅之其為力也豈不易哉此臣所以灼知其勢雖若其難而寔甚易者此也金之可以必滅者有五以

臣之所得於見聞者言也若其政令之暴與不暴上下之和與不和民人之怨與不怨鄰國之侵與不侵今南北隔絕臣不知其詳皆在所不論臣嘗見彊壯之人無故而暴卒者先數月間其言語必失次其動作必失宜蓋身將亡而神必先喪矣今彼有意于犯我而隙穴露是天奪其魄而欲亡之也欲犯我而修吾之舊都是天先修之以待我也其兆如此此其可以必滅者一也自古人君其所以成非常之業建大世之功者莫不係於

人心之向背今天下之民間陛下分兵四出若老若幼
會遇之際坐語之間皆舉首加額曰願吾皇宗廟有靈
天地有感一舉而誅滅之是吾民怒之也天欲亡之吾
民怒之事何患乎不濟哉此其可以必滅者二也國家
自偃兵以來智者無所施其謀勇者無所用其力愚者
無所效其死貪者無所得其利其怒敵之氣樂鬪之心
莫甚於此時也鼓而進之鋒必不可遏此其可以必滅
者三也中原皆禮樂衣冠之俗所尚者聖賢之事所習
者禮義之教一旦彊而易之豈其心哉夫以禮樂衣冠
之俗而驅之以兵戈方矢大者必不願為仇敵之臣小
者必不願為仇敵之民今吾以其所願易其所不願彼
不叛而歸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滅者四也國家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滲漉于天下而固結于人心垂二
百年非有窮兵黷武以害之而為天所亡也非有暴刑
虐政以殘之而為天所棄也是宜中原之民未厭于我
也其心未厭於我必日夜引領東望於我矣苟傳檄而

呼之彼不望風而響應於我者吾不信也此其可以必
滅者五也金不可以不滅其說亦有五者大抵以利害
相反而言也且天奪其魄而欲亡之是天與我之時也
天與不取反受其殃此一不可不滅也百姓怒金人之
剝歛於我久矣三軍怒金人之陵侮于我也亦已久矣
苟逆其心而挫其氣臣恐陛下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
牆之內也此二不可不滅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
者黑漸習之效也中原雖禮義之地禮樂之俗彊而易
之者三十餘年矣今而不取則凡生長於彼者舉將漸
忘其本漸忘其本則無復有望於我矣此三不可不滅
也中原之民雖深被吾先王之澤深感吾先王之德化
今為金人所據者亦二十餘年矣今而不取數年之後
老而壯者大抵已死後而生者不識吾先王之德化而
惟今之知則亦無復望懷於我矣此四不可不滅也今
金所可幸其所和者惟增歲幣之一說耳倘可增幣以
幸其少和則一二年之後我愈窮而弱彼愈富而彊彼

得以乘四者之弊而肆其志我無一以待其變事勢之
危可勝言哉此五不可不滅也夫金之可以必滅者既
如此其不可不滅者又如彼則滅之之策其可不獻乎
滅金之策有三而所用則一非有上中下三也皆所以
因敵而制勝也用兵之法先發則制人後發則致於人
今金雖有意於犯我而事不舉則謀未定謀未定則號
令未一號令未一則屯乎未備陛下宜先其所發今諸
將水陸並進直衝其屯戍之所而襲取之則破之必矣
所謂疾電不及瞑目迅雷不及掩耳也破其屯戍奪其
要害而守之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陛下然後進都江
表以壯諸將聲援之勢以慰中原歸附者之心則黃河
以南可傳檄而定蓋先發之策誠今日之至機也何者
金自講和以來二三十年之間彼嘗恃彊凌我而我嘗
屈於弱彼嘗以戰脅我而我嘗趨于和彼則不虞於我
也一旦吾能反前日之所為出其不意以壓之乘其不
備以入之勝之決矣此滅之策一也彼如大眾已舉警

備已嚴陛下當使江淮之師堂堂之眾出壽春出盱眙
出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入陳蔡繞出其後
以潰可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據關陝以震兩河天下
定矣蓋金以吾都吳會則必以吾所重者在東南彼如
傾國而來其大兵大將必聚于東南其西北必虛故吾
荆襄之眾得以向宛洛隴蜀之眾得以入關中關洛震
動則彼分我專事何有不濟昔者諸葛武侯嘗欲用兵
為蜀表裏之勢以圖中原矣蓋嘗為先主謀曰若跨荆
有益保其巖阻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命一上
將將荆州之眾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秦州
如此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未幾荆州為吳所襲取
而亮失荆襄表裏之勢故亮不能獨用蜀以取關中而
亮之素志卒以不遂今者吳蜀一家荆襄一地臂指相
從表裏相應無所窒礙吾於此擁江淮之師牽綴賊勢
於淮南使荆襄隴蜀之眾擣其虛而潰其內此滅金之
策二也若其鋒未可當其勢未可遏陛下當歛江淮之

兵列江而守虛兩淮之地以待之金之所恃者騎而已
舟楫之間非其所長以吾所長控彼之短雖百萬之眾
無所用彼兵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非溝高壘據
江不與之戰夫千里興師速戰則利相持則不利延日
持久糧運不繼士心必危師久而無功則糧竭而財匱
其眾不自亂則必自潰勢之必然也此不戰而屈人兵
之策也擒之必矣此滅金之策三也抑嘗思之陛下必
欲一舉而復中原滅仇敵非蜀兵不可何者彼以吾之

精兵皆在於東南其慮之於我者亦東南也吾江淮之
兵深入敵境則必與敵相遇不入則必與敵相持勢不
能直進與之周旋於中原也蜀之於吳相去萬里勢若
不相關彼必不虞於我也彼之意在東南而吾之意在
西北吾得志於西北則東南之兵不足慮也用兵之法
不過虛與實而已法曰實而備之又曰進而不可禦者
衝其虛也敵之實吾能備之敵之虛吾進而衝之則何
不利之有且彼不與吾相持于東南吾之西兵固不可

以深入惟其大兵大將舉聚于東南而吾之西兵得以乘其虛而擣之是猶秦兵雖彊而與項籍相持於河北不覺其主為漢所得也願陛下堅守東南運籌西北及其未發令蜀諸路召募豪智潛為進取之計就其間選智謀之將委以事宜候金人之眾舉皆南向便乘間深入正兵自鳳州出散關據鳳翔以招秦隴奇兵自興元出斜谷自洋州出駱谷皆不盈七百里入據長安以向潼關而又出荆襄之師擣洪農河洛以為之聲援若此

則中原可指日而復矣此臣滅金之策所以尤恃乎蜀兵是故始終言之而不憚煩也願陛下深思而用之或曰兵不預言在於臨敵制變子言毋乃謬乎臣應之曰不可預言者兵之勢也可預言者敵之情也法曰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又曰勝兵先勝而後戰不能先知敵之情則安能制勝於未戰之前乎昔聞韓信請益兵二萬北擊燕趙東擊濟南絕楚糧道而西會于滎陽使愚者聞之不笑其狂乎則以為迂也言出於口而成於乎合

若符契無毫髮之差苟規模不素定於內其能若是之神乎然臣之所言不徒虛語矣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而有七者曰順天曰立將曰屯兵曰彊兵曰防奸曰安民曰理財是也國家自偃兵以來陰陽不和居高者苦亢旱處下者怨水滂螟蟲不作陰害嘉穀而今歲尤甚當春陽發生之時而凍雪連月浹旬不止蠶麥所收百無一二今又加以大旱州縣決滯獄於逋租上下祈禱靡神不舉而絕無響應民心憂懼不知所為夫今欲舉

事而天意若此其可危乎哉臣伏覩陛下無暴刑虐政以動民之怨無窮兵黷武以傷民之和又刻心削志不為侈靡不樂游翫不興富室不營苑囿言斯聽謀斯從利則興之害則除之寬大之詔無時不下其所為皆善矣而天意若是者必有怨怒之氣積於下奸於上者故陰陽乖謬而雨暘為之不順臣聞故將岳飛忠義無比志清宇宙一旦為權臣所害天下痛其冤至今大小猶云云也夫孝婦之冤不伸猶歷年為之不雨况忠臣義

士勲業炳天地忠精貫日月無尺寸之封而反受大戮其怨怒之氣豈不充積于天地之間哉是宜歷二十餘年陰陽繆戾而災患不息也臣聞前相張浚陛下佐命勲臣雖一時兵挫地失而志在滅敵陛下不念秦伯用孟明之事聽妨功害能之說痛怨之終身錮而不用使天下之心失其所望夫勲舊忠義之士天下之所共望也臣晚生固不知浚之為人也然卜之人心則知浚之為人矣今浚雖未用而天下已期之是人心之所共望者斯人也人心之所歸天心之所係也陛下違其望而逆其心是逆天下之心矣逆天之心而望陰陽之和是却行而求全也且陛下為所無不善當大有為之時天之心當陰相而默助之今乃反若是之甚者蓋天意若曰吾將佑而助之反而逆吾之意吾其可不出災異以儆之乎此天所以示其眷顧之意而陛下不悟也不然災異之來何自而起乎臣願復故岳飛之封爵祿其子孫以申其冤在之氣詔復張浚以副天下之望則天時

自順雨暘自若金人可得而滅矣此順天之說也天下
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今天下之勢不為安矣陛下
之所注意者誰邪未得其人宜求其人而用之已得其
人宜明而立之不宜尚循常職也孫子曰卒未親附而
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夫士卒所以親附於將者以
其威愛素有以服之也今有將之職而無將之權則威
愛安足以及士卒乎邊境苟有倉卒陛下臨時授以斧
鉞則諸將未必用其命士卒未必服其罰陛下今雖未

欲築壇而拜之以張露其聲勢亦宜假之以將權授之
以兵柄使之得以自由分置士卒號令諸將則三軍之
士知所服從矣太公六韜言論將而次之以選將選將
而次之以立將立將而次之以將威論定而後選選定
而後立立定而後威可行焉此太公用兵之深旨也陛
下無謂今日事未舉敵未動不可假而與之權也今分
遣諸將屯劄要害者大抵皆武悍之夫持兵帶甲動以
萬數節制雖有所歸權輕不足以抑之也臣恐輕操妄

動上無制將以統之其變恐不在于敵矣此立將之說也
也用兵之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則屯守之說又在所先也
昔晉將取吳或請益戍兵以備之而孫皓不聽及晉師起
知其無備順流乘虛直造金陵若行于無人之地使皓聽其
言增益精兵控其要害晉師雖彊且眾豈不殆哉今陛下神
智先見因其使命求釁而知其必叛故先分兵屯劄于江鄂
兩淮之間據其衝要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
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者然戰而不知分合之變不可戰
守而不知分合之為變亦不可以守吳王知分兵以禦越之
左右而不知為中軍之所襲王莽知合眾以圍昆陽而不知
為孤軍之所敗此戰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秦王知固其外
而不知劉項擊其內元濟知據其前而不知李愬襲其後此
守而不知分合之變者也一分一合而後為變不唯用於一
陣之間為然也散而守令而攻進而鬪退而處皆不離乎此
也今屯兵之所地之相去遠者千餘里近者

數百里前後分離形勢孤立遇緩急左不及救左右不
及救右恐難有功宜分諸道各以重兵繼其後而為之
聲援為之統率謂如兩淮屯兵則一統于維揚沿江諸
屯則統率于建業上流委命于夏口沿漢聽令于襄陽
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一處受敵諸屯皆應表裡相
維縱橫相合號令相通若一身之運臂指攻其右則左
應之攻其左則右應之敵擊其左吾擊其右敵擊吾前
吾攻其後攻其可必救出其所不意吾之守敵不知其
所攻吾之攻敵不知其所守如此則勢雖分而實不分
地雖遠而實不遠以守則固以攻則克後然為善之善
者也若各自屯守前後不相應表裡不相關是不知分
合之變者也守而不知分合之變且不能以自守安能
制勝于敵哉此屯守之法不可不知也兵彊不在于眾
而在于精不在于精而在于氣氣不壯雖精且眾不可
恃今夫閭巷之間聚羣挾黨欲合門而別其雄者甲眾
而乙寡乙雖寡其間有一人攘拳奮臂大呼而直前則

乙之黨勇必倍而勝甲之眾雖至懦至弱者亦奮怒而不懼此無他氣使然也今朝廷久不用武州縣間多有慷慨感激之士寡壯勇敢之人聞國家將為滅敵之計莫不奮然而無由自數願陛下詔州縣其有豪勇敢死之士願奮義以助國立功者許自陳團結士伍皆勿黥捏擾為制號為義兵文武智謀之官擇其豐采可畏愛于下者使帥其眾教以攻守之法勿與官兵淆雜養之有方教之有法賞格優厚用之則必欣然樂門大者貪

功業小者貪爵賞所向必無前所戰必無敵官兵得以藉為聲援氣必倍勢益壯而兵益彊當之者潰觸之者敗此彊兵之策不可不早圖也今國家禁衛之兵及州鎮之兵皆已抽發于屯戍之所朝廷深思遠慮今州縣有立四隅官分結保伍而統之誠良策也以臣思之天下之民皆咸陛下仁厚之政惻怛之誠自非凶荒饑饉之歲雖驅之為亂不可也然奸雄之人其黨與必眾其聲望必雄藏奸慝盜為之囊橐幸天下有變而肆其

志今州縣往往以此曹雄于羣不逞之間豪暴而無賴者多從之四隅之職悉委之此類臣常以為憂且一郡之間有都分一都之中有保正副正副正之下有大小保長之說上下相率大小相維暗與古之比閭族黨之制相合而不善用之耳誠因此等級而卒伍之嚴為之制使各自安業不變惑其心遇有做州縣長官臨時都統而用之孰敢為變哉不然適足為生事之端而已臣未見其利也夫奸雄之人難以法制而易以勢消彼之所資以動者皆其鄉黨無賴之徒勇健之夫也無賴而勇健以前彊兵之策召募之則十去其五矣誠令州縣厚賞以餌之多方以誘之則必盡得之矣朝廷資其用而奸以無所肆一舉而兩得之此防奸之策也今事未舉兵未出紛紛籍籍咸謂陛下為遷都之事臣不知其然否也臣謂遷都改邑在他時則可在今日則不可何者當無事之時人君遷動則弱者無憂危之心彊者無覬覦之望此其勢然矣陛下必欲遷都金陵以壯軍勢

且宜偏守錢塘營繕城郭為不動之計使民心安而無所惑使奸雄之人靜而無所望待大軍將舉陛下明詔天下董六師之眾為親征之舉以號于民然後親進而都之外足以聲援諸將慰撫三軍內足以安民心慰民民望此安民之說也法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不往則三軍所恃以動者財也况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則理財之說其可後乎然理財之說固多矣臣欲望陛下行屯田募墾闢而今敵讐已萌兵力不可以罷邊堠有

倣則貧民不可輕往臣欲望陛下算商車借商緡則臣不忍為桑宏羊韋賓都割剝天下以斂民怨其所欲言者姑望陛下權其所取以優民時其所用以省費耳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非百姓足而君能有足也蓋善藏者當無事之時則藏于民而聚于國當有事之時則取足于民而不使其怨是故民不足則君亦不足民有餘則君亦有餘然則斂散之術必有權以用之也權者非他濟時之急權時之宜也鬻官爵賣度牒雖衰世

之事然權一時之宜濟一時之急猶勝于橫賦暴害以
斂民也且彼買官爵買度牒者不以價例之高而樂欲
得之者皆其有餘者也取其有餘以補不足是以天之
道也此權其所取之說也夫祭祀之禮先王之常行固
有天下者之所不可廢也然行之適時之豐殺講之合
禮之誠實不務于耀虛文靡用度然後為得也古者掃
地而祭不以為非二簋之薄可以用享今之儀則已繁
矣而淳文虛費濫賞僭恩近世之弊尤極且如一青城
之費用繒帛數十萬其中至有苑囿臺池游觀之所娛
悅耳目之具此豈齊戒交神之義至于三軍之賞賚百
官之賜予動以千萬計此何為者哉是以三軍一行諸
道漕運勞于會計州縣官吏罷于督責文符之往來胥
徒之窘迫急于星火今日大禮年分稍違者刑而不恕
上催下迫蠶桑未畢而有納帛違限之罰利未熟而
有輸粟不時之罪永結催課之徒杖責不乾于體枷錮
不離于身嗚呼神祇祖考其樂於此乎哉且陛下所以

備園丘立明堂殺牲備禮以奉祖考以禋上帝豈非欲
昭答其心奉承其意使神祇祖考鑒而享之安而樂之
哉然天神地祇人鬼依人而行者也其所賴以為主而
依附之者君而已今故都淪沒三十年矣神河帝岳曠
而無主則神祇之心所以望於陛下者何如也故陵舊
廟無所依歸則祖考之心所以望于陛下者何如也謂
宜明詔天下以恩賞無與于祭祀國步多艱財力不可
以妄費臣民宜悉此意惟禮文儀衛之不可無者當其

其餘一切減罷停橫恩以需有功省濫賜以待將士使
帑藏豐實資用餘饒俟機會以復中原上以圖答神祇
之心下以圖報祖考之意其誰曰不可明堂之禮久廢
不講陛下振舉舊典以易郊祭是誠有意于省費也然
賞賚之格去郊禮無幾而羣臣上下皆知勢有所不可
而無一人為陛下言之者豈非言之則不利於己乎且
一郊之恩大者澤旁延于數世小者榮及于子孫非有
公天下之心而不私乎己者孰肯為陛下言之哉臣願

陛下斷自宸衷勿牽羣議裁節妄費以濟軍興則國用
可足而五食可給矣此理財之術要在時其用以省費
之說也夫漢屈羣策故能不偕尺土而取天下楚傲羣
策故雖敗天下而身敗于人今陛下并天下之謀兼天
下之智將圖恢復以成不世之烈臣雖愚昧無高世統
人之見然其所言皆於天下之公心而當于神明之理
陛下無以為狂瞽之言而忽之也無以為冒進不根之
言而屈之也臣草茅之士朝廷無先容之人而帝王之
威雷霆不足以為喻臣非土木豈同欲危其親亡其身
甘心于此僥倖于萬一哉誠恐機會一失雖悔不可復
追故忠義之心感發于內不能自己言出於心而不自
知也夫知者當安危未兆之時猶不忘于慮況事務已
形乎聖人當無事之時猶不忽于聽况有為之際乎臣
願陛下參酌人言推而行之以成天下之事業以遂天
下之公願則退而就戮臣無所憾

古之
上太守鄭敷文書

景望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為恨非固務為該博而多識也。以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于失。音著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于穀。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崤澠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穀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穀之悔矣。使條侯不知穀澠可以藏奸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于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何得

秦圖籍國朝平南唐也先得其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圖地志誠國家之安典也。竊怪夫今之學者東西南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常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冊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謂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于棠釋者曰

高平方輿縣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輿于今為何縣讀西漢書至園羽垓下釋者曰沛汶聚邑名也求之他志不知沛之汶于今為何邑于是徧求地志之書夷考之作者不可勝紀大紀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之穢簡者失之略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慨然憫斯文之缺遂歷攷載籍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縣為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忽廢忽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辨者俾皆繩焉會歸于一凡古帝王之

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迹旁搜並起取庶無遺焉其有乖繆則為之援據引証以相參攷實而不浮自成一家幾千萬言分為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學者大抵急于利祿而專于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己是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今之人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有而其下者則各專一藝業之才終身而傳

之子孫夔之于樂垂之于工羿之于射羲和之于歷而
王良造父之于御皆專精致力於一藝之間而名于世
後之為樂為工為射為歷為御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
審也僕于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
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無資不能錄去年冬曾攜
其稿見上舍陳亮同父僕與同父皆荆溪門下主也荆
謂周將介之以見閣下與正字呂公近聞其到城曾袖
之見閣下矣苟有可取則固望閣下主張之其有疎謬

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其
淪沒而無傳也僕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為一圖縱橫丈
餘了然可觀就館潘氏某主翁好事繪為帳以便觀覽
今借來以呈閣下知其用以不為無用之學也

書唐史諸傳

光弼以侍郎史崔眾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為
無禮也因其不為禮即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無
君哉曰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穰苴斬莊

賈以明威者權也其于事也宜光弼之斬崔眾私恨非
權也李光弼

馬燧平汴州解邢圍蹙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
吳尚矣至于以私忿而交惡于李抱真暗于機會而甘
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
朱泚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軍當巨盜燧提大兵坐
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異人哉馬燧

予始讀顏真卿傳見其棄中原事嘗竊怪之以為宜守
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守城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
寧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為恨始知魯公之失實然穆
寧太宗以辭色折程名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
為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疏矣幸而中焉不可以
為法程名振

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之城猶
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論裴延齡事貶為太子賓
客時城居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為諫官也按德宗

紀貞元六年殺皇太子妃太子幾廢夫吳通元史法書
殺者罪其君之濫刑也今至殺太子妃殆非細事也而
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祿城何以辭
雖然城賢者也在城則可在他人則曠官不可後之居
是職者欲如城所為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則善矣
陽唐三百年如貞觀之致治開元之升平高躡兩漢庶
幾三代州縣循良之治當不減于漢然唐史傳循吏者
凡十五人而附見于傳者又數人如賈敦頤韋丹之徒雖

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
漢龔黃輩聲名磊落膾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
如倪若水之泊汁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恕稱
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漢龔
黃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
傳二子也予于唐史取倪陸二子以為唐之循吏云循吏
崔隱甫不屈宰相牛仙客信乎其剛可尚也然黨李林
甫而逐張說何哉蓋憎愛之情異也剛則吾不知也隱

甫

朝宗嘗薦崔宗之嚴武于朝當時士咸歸重之至言不願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今攷其傳亦初無甚過人之事唐人乃云爾者蓋以其識拔後進之一節也然則樂推挽士宜其名重於時哉韓朝宗

敬鄉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七

元 吳師道 撰

蘇簡字伯業遲之子遲則黃門公長子也遲字伯充建炎二年以右朝請大夫直秘閣知婺州奏減買羅額按揮塵錄三年葉夢得為左丞十四日罷其自記奏對語云知婺州蘇遲奏本州上供羅皇祐勅額一萬疋今增至五萬八千九百九十七疋乞減一半上

惻然今依皇祐云法羅局奏今用度不同恐減太多
乞減二萬并八千有零從之父老為立生祠因家焉
卒葬蘭溪靈洞今棲真院側後贈少傅婺之蘇氏始
此公以祖恩補假承務郎宣和初調鄭州司刑曹滿
監華州錢監改京兆府曹達炎充江浙制置書寫機
宜文字通判宜州未上改饒州紹興初監都進奏院
江淮開都督府選入幕府守嚴州使者列薦請便養
守建州嚴人思其遺愛再除守嚴知處州直秘閣帥

廣東轉諫議大夫眉山縣男措置海盜有方除直徽
猷閣尋除直龍圖閣帥洪踰月罷次年辭召丐祠轉
中散大夫復龍圖閣致仕乾道初封中大夫二年卒
復贈少保有山堂文集二十卷

蘇 字伯行簡之弟以外祖梁子美恩授將仕郎主
新鄭簿辟江西帥屬改秩知錢塘縣諸軍審計司軍
器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為閩曹守臺州丁父憂終喪
奉祠十年而卒祔葬蘭溪紫岩鄉少傅墓傍累贈朝

議大夫為人明敏遇事嚴辨在錢塘減稅課之無藝者在閩罷運益神綱以請求得之者在台禁私釀而課自入倍在吏部主右選號為精詳平允事見簡所撰墓誌

蘇諤字伯昌簡之子以祖恩初任浙東帥屬知台州仙居縣江西運司幹官主管文字知柳州又除邠州韶州繼遭父母喪服除入對除寧國司馬直秘閣明州司馬召除工部郎中改兵部尚書郎補外直顯謨

閣湖南運副明州長史召除大理少卿太府卿秘閣修撰知鎮江未上以弟誦卒丐便郡經理其喪得江東運副改提刑未上遷江西後奉祠卒官朝議大夫贈至正奉有拙齋集

蘇仲字伯言諤之弟父恩補將仕郎終知濠州

蘇誦字伯茂諤之子以祖恩初任紹興嵎縣主簿再中漕舉知嚴州建德縣監都進奏院丁父憂免喪添差通判秀州幹辦諸軍糧料院司農寺主簿將作丞

補外知衢州福建提舉就除通判轉朝散大夫

次韻張正民遊智者寺

養拙何所詣白書門常關剝啄有好懷
遶郭橫秋山佛廬占山麓清淨非人間
曳杖得晤語幽尋為怡顏三峰聳而秀
羣巘抱以環寺同喬木古僧與白雲間
一鳥不復鳴流泉自潺湲山林足勝踐
世路羊腸艱

至後書事

歲盡意不盡日長愁更長將士介生蠅
黔黎瘵復瘡拂膺念江夏掩面向山陽
大隱未高枕巨鼇仍望洋舊聞死可禱
或以酒自戕廢卷三太息撫時徒感傷

賦雪梨寄二孫

梨乃北方果東陽有遺種開花如雪潔
結實論斤重似聞風霜來採摘不旋踵
膚瑩玉在手剖之醴泉湧甘涼宜解醒
一席上賈餘勇甚美非耐久靡潰失前寵
長安疑父祖壓沙豈伯仲時方禁苞苴
林下喜得共老人齒頰寒食指難為動
鄰牆有酒仙雙苞可持送

同諸孫賦冰筋

雪堆屋背已崔嵬
溝瓦垂冰凍不摧
乳石駢羅疑在谷
遺簪璀璨儼成堆
沍寒侵被憐衰老
咀嚼鳴牙憶尚孩
自古中原驗時令
江南春候亦難裁

次韵徐惇濟久不食肉

舉家食肉迹雖陳
端有寒儒繼後塵
杜老長饒聊卒歲
顏生陋巷不逢辰
啖毡竊喜全高節
食肉從來鄙要津
捫腹祇應多愧負
天教吾黨合清貧

詠金橘

小小根栽出近關三

繁實傲秋天恍如列宿掛庭樹

幾誤饑兒逐彈圓
荔子甘香欲爭席
赤心粗俗敢羞肩

飲仙爵關三字

賞賦客寡聞猶未編

重修板橋記

蘭谿縣陸走郡再舍而近來者捐舟去者問津車音足
音憧憧達旦板橋屈其中途紫岩山谷縣遠春水時至
秋淋積潦眾壑悍激匯於橋下入于大溪橋壞弗治行

旅病涉廣智寺僧可威獨任其事因舊增新糜金錢二百萬募緣僅二十萬傾竭衣鉢以足其費營于紹興辛巳之冬成于隆興甲申之春礮石請書夫開道途謹闕梁吏事也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惠矣而孟子議之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古之君子於是乎觀政郡縣多事力不暇給而重於勞民政廢不舉斯蓋一端林下之人非有吏責而視朝涉者若已褰裳惕然有不安乎其躬者誠可書也初威告鳩工嘗語之曰昔

者高橋於路累尺謂水不能冒曾不知增高易歆客土難把水甚至泛溢于道固自若也蓋當損高益平以便馳驅厚其形址多為銘牙以殺水勢益其廣疏為三碶以分湍流迄用此說工不加倍而橋遂堅壯威多才藝濟物之急若有不及者既買田一頃山七十畝以歸廣智又雅飾佛殿創藏經樓鐘樓斯橋特其餘力云下元日右中散大夫直龍圖閣致仕蘇簡

淨土禪寺新塑羅漢記

乾道庚寅婺州城西淨土禪寺新塑十八大阿羅漢像
偉岸奇古神彩瞭然士女大會香雲蟠結擎跪贊歎謂
殊勝事獨未曾有贊歎既已有問於眾是諸尊者或在
中土或在異域山椒水岩窮絕之境辛苦學道成此果
位天人恭敬龍鬼贊慕鳥獸降伏奉寶布金摘花獻果
皆得証發無上善心今我所睹諸相持以人力斲木為
體水土成塗體具膚全加被五采或現禪定偏袒趺坐
或現炷香支頤默然或擎盃水與大龍手同清涼趣或

伏猛虎使自消滅狼戾怖畏工以巧心幻出諸相而我
何為一瞻敬禮便當獲福無量無數况復瓣香能為感
通數千萬里於刹那頃煮茗浮花神燈飛空如此顛倒
無有是處有答於眾是善男子心目内外妄作分別今
我與汝心從何來姓字乙甲更相稱謂自從無始逮於
今生^世不知幾身復幾^性性字建立宮宇擡鐘布座妓樂歌
舞作大快樂如彼昆蟲螻蛄子等見如是事眩惑狂走
謂大奇異謂大神怪今汝所說亦復如是再^耳目可接汝

信不疑所不可接便謂顛倒瀕海有山其名曰天台石
橋梯空方丈在焉下臨無地仰觀古木彼所見相種種
奇特不可名狀於信向人不作斯事於聞提惑偏示顯
海是諸尊者有大願力堅固如金剛應化如鍾谷法身
圓對規矩直立彼空中燈是你心燈彼甌中花是汝心
花心無有二法亦復如是以心感心心本來一故云何
區別肉身土偶惟心惟法徧滿虛空牆壁瓦礫皆具佛
道聞者再拜慙愧失辭答者一笑退之於眾長老真惠

大師請記歲月眉山蘇諤以所聞者識之於石眉山蘇
諤午日書

蘇籀字仲茲遲長子為迺後以祖蔭補官陝州儀曹
掾任子諒薦入漕幕登朝為太府監丞將作監丞補
外參議夔府遠不能赴改會稽請祠歸卒累官朝請
大夫贈大中大夫少侍文定公講學以文學見知晁
以道張加父洪玉父諸公然自處方嚴不苟合故任
止於此喜論事多著述今存雙溪集十五卷穎濱遺

言一卷

大父令賦舊扇

裁紈作團扇當暑不離手炎涼一推遷委擲昏塵垢蒙
蒙蛛絲網闇迷遠岫情逐時移浪自分好醜一朝被
收錄已迫朱明候開篋一振浮埃清風亦生袖有愛必
有憎無新故無舊可憐漢婕妤涕泣將誰咎賢哉楚令
尹無欣亦無詬

大父令賦捕魚

寒魚不樂水遇慘輒乘依溪邊策笠翁智深魚莫知網
罟既不設釣竿亦罷攜蕭蕭徒手米一一取無遺幽人
買魚食心亦憐魚癡蚤知烹割苦寧如在流澌世人亦
異此外物常見羈好鑿李斯犬當觀莊子犧

去年

去年兵起清水巖黃河狹隘東陵頑戾如飄風速如鬼
犬豕涇虎豹豺貪馬星奔汗字缺二地猛士皆裂髮指冠
潼雍見兵不及萬半闕甲曹屯河邊隆寒身體裂鞍疥

亦復勉強橫戈鋌它司金繒封雍府犒軍紙襖如泥錢
軍士隔水相笑海殺身於爾何有焉同州告急層齒喻
無兵赴救誠難旃元戎鈴下兵八百蒼頭廝養爭后先
廊延詔發五千騎此日收兵姑自全平時保甲例烏合
縣符迫促揮空拳甚哉田夫無鬪志一夕驚走如窮烟
漢將蒼黃結旌遁鉄騎勢合彌山川關中控弦誠萬騎
忠臣義士力何宣書生命運亦蹇劣我師疲少鄰敵堅
却憶長安無事日談及禍亂為尤愆飯囊酒甕誇厚福
捧土揭木皆才賢生靈未悉生得罪髓腦塗地尤蒼天
天公未肯息戎馬豈復不解鄰中原案圖戎索入百郡
我邦日蹙知誰憐吳中據江恃舟楫惴惴慄慄聊偷安
旅人流徙隘城郭歲事寒薄理勢然去年往矣不須問
安枕而臥祈來年

臘雪

吞屋糝空嗥越犬如椽懸乳戰吳僧晶瑩一色紛無際
飄瞥羣花散却凝人迹禽飛遭屏絕竹端松頂重何勝

將軍逐虜弓力濕坐屋書生能不能

秋辭三首

澹天高兮影徹警鶴鳴兮霜曉何旻天之疾威絕千里
之寸草蛩鳴叢而哽咽鳥投葉而驚噪息人心之浮競
韜狂志而縮爪聳南阜之高枝晚快鶻之騫矯予不去
兮楸上思胡為乎天杪惟古人之竒懷超獨覺而遠到
乘千里之遺風獲萬仞之藏寶吞日珠兮月露瑩心精
之雪藻

其二

息恢台之煥煥兮金俯凝而火流天風淒以道緊兮悲
五勝之王囚下何草之不黃兮上何葉之或留維九華
之采采慰吾人之好修操殼螺之豆漆幸汙邪之滿篝
居老氏之藏室抑邱明之素侯鞭叱羊而視後神為馬
而天游恍鈞天兮帝所俯崑閭如浮漚畸於人而自然
捨吾道兮焉求

其三

始吾登兮終南既而涉兮崧邱縱風行而雲臥凜石瘦
而療收日昇上兮跳丸山滌靄兮脫裘豁二儀兮大全
得三秀兮巖取獨策馬而歸來芘茆葦兮三秋情廓落
其何慕求骯髒而與謀心八極而氣完得逍遙之至游

二松賦

商邑岩巖羣山環中膏液夜涑英靈內鍾其人黃綺其
植日松翹翹我室契濶朋從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
遺直本缺
尺寸非可較量繩墨非可究窮凜凜乎

其可嚴憚也如見大賓如承大祭形魄竦動圭璋印黜
矯矯乎其能勵精也如首陽之二賢如齊魯之兩翁石
望其堅山失其穹確乎其不可拔也如辭位之大伯邈
乎其不可拔也如憂世之元龍炎羲鬱攸金石銷鎔冰
合九河雲屯萬峯毛髮磔磔不改聲容如蘭子之完璧
怒髮衝冠睢陽蔽江張髯乘壟天籟嗥鳴非鼓非鐘生
三秋之粟冽時一警於昏聾若洞庭之樂鈞天之奏噌
欲跌宕宅宅樂莫同斲而支大室之壞輯而營靈臺之

宮如良弼之用舍係此邦之替隆雖然待雨露而茂遂
積歲月而強雄世俗莫得而企仰蛇鼠謬託於蔽蒙孰
知其筋幹鱗甲非特據地而摩空猶龍變化乘雲高縱
排陰助陽追日迴風超乎六合之表出乎造化之工遺
琥珀與茯苓貽史附於倉公嗟夫世人欲速種柳與楓
菌生朽壤蔓延楚叢惟二友之不凡受正命於厥躬相
與唵嘯而作殆其莫逆於胸

東萊先生呂祖謙字伯恭

著述書目

許由 夏夜 春日 西興道中

白鹿洞書院記

重修釣臺記

清曉出郊 城樓

竹窗

八詠樓

有感 秀州陸宣公祠堂記 漢弩機歌

野步

晚春 綠映亭 薛常州墓誌銘

呂祖儉字子約成公之弟

著述書目

霜月有感 和德廊潘公新居 紹興三年封事

遊赤松記 癸丑封事 和晦翁燕歌 癸丑輪對

乙卯封事 寄黃侍丞 左藏文

呂喬年為成公後

著述書目

金貂亭記 明招寺二先生祠記 呂忠公贈江時

法詩

詔陽之遷道中呈汪時法乙卯夏

南江一道水分明寂寂扁舟不記程回望家山在雲際

夢魂猶對短書檠

汪氏諸郎子獨賢相從過嶺過韶川九齡風味猶存否

莫向南華却問禪

一川風月下扁舟蕩漾金波泛白鷗此去韶江知幾里

九成縹渺在雲頭

道上有感

郡書亂插架荏苒忽忘年歸來誰謂心拂拭復茫然聖
遠道難繼事變如山連寒夜煨芋粟炎天浮藕蓮時與

舊朋傳曳杖訪林泉忽來朝市中歲月復推遷一朝落
南去道里有餘艱韶陽號善地九齡亦稱賢杜門省愆
咎夙夜問周旋異時歸故里拜掃明招旰目力儻未衰
庶幾守遺編

送汪時法歸金華

扁舟南去意茫然襆被追隨便欲前親故道途相與語
但言高義薄雲天
梅潦因仍不計旬舟車屢易敢因循
昭真觀裡泠泠水

豈解遊人有怒瞋

霽虹解纜動江聲風不隨人舟易橫
咫尺青泥含淡月
何時相對話平生

問途快閣得寬恩舟轉風移日未昏
山月相忘期度歲
別懷祇覺暗銷魂

人言追送不嫌遠我獨衰殘嬾出門
重教來時路旁候
猶留風月伴黃昏

歸去兒曹欲興言相思切處莫窺園
吾宗事業無多子

守得簞瓢始見根
攜手山橋第一軒
誰能結我夢中緣
他年有意重過我
細細爐熏理舊編

送時法登舟

四山寒雨送行舟
獨掩柴扉淚未收
歸見故人應問我
為言卒歲敢優游

朱子與汪時法

七月十六日熹頓首啓
去冬遠承訪及
得以少款為慰

為感別後不能一奉問
但聞裂裳裹足遠送遷客
為數千里之行
意氣偉然不勝嘆服
未及致意
忽辱手示
獲聞比日動履殊勝
尤以為喜
子約此行無愧人臣之義
而學者得粗知廉恥
如熹等輩有愧於彼多矣
聞廬陵寓舍有園亭
江山之勝又得賢者俱行
相與講貫亦足以忘其遷謫之懷也
使中寓此病倦草略餘惟自愛不宣

汪約叟哭大愚呂公詩

一封朝奏夕南遷
抖擻精神笑出關
只有詩書來眼底
更無儕輩散通街
聖恩寬大時時降
天意難明特地慳
鬻藥買田非立異
甘心只作林泉計
所求於世如斯爾
造物云何降毒厲
嗟哉我公雖下世
萬古千秋未嘗逝
家庭學問誠難繼
我公超道獨能詣
日月有光還有翳
行人潜然咸出涕
嗟哉我公雖下世
萬古千秋未嘗逝
往年蒼天夭伯氏
歸咎云發千聖秘
遷客蕭寺獨羈寄
未知曷犯蒼天意
嗟哉我公雖下世
萬古千秋未嘗逝

汪大度字法時自號獨善弟大章字約叟俱成公門
人公銘汪公將仕墓名灌者其父也慶元初忠公以
言事訐權奸貶韶州改徙廬陵獨善往返之伴送者
順風旨相凌辱獨善以義析之直欲與之坐獄朱子
與之書深所敬嘆忠公道中示時法及宗歸詩並見
集中後忠公量移筠之高安寓居大愚寺以卒約叟
距秋試纔四日舍之就道護喪以歸有高安紀行載
其哭忠公詩獨善之孫開之字元思寶藏朱帖及忠

公手書七絕句嘗以刻之石後魯齋王先生昇二石
刻置麗澤書院約叟以之子時中記其父故人知監
路公卒於蘄妻弱子幼喪不能歸約叟走蘄載其柩
歸割地殯之孫某者客缺 鄉朋滿前獨謀於忠簡
王公時為都司籍以主其缺 而畢亦義士也元思
力貧好學其友胡讚為固窮集類聖賢言行貽之元
思自著貧約有不衣絹布不食夜飯不顧僕從之不
妄收買不趁人情不作雜書不轉假借不轉懇事不

為妄費不借人物凡十條魯齋少與元思共學深究
四書之旨元思死相率朋友歛之欲遂葬焉其父不
從越十餘年父死遂得同窆且述其志行請銘于北
山何先生觀二公所與可知其人矣今具載忠公詩
朱子帖及約叟詩於上以著其節云

張垓字伯廣成公門人以恩入仕好義有氣節忠公
貶時在建康帥幕聞之即解裝貿輕貨間行追及之
於信安盡以贖之龍川陳公以事係大理獄鄉人畏

禍莫敢問伯廣奔走經營卒脫其難葉正則戴少望
少時甚貧未為人所知伯廣館之於家葉公帥建康
實始辟之再為湖廣總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皆
有聲績以老奉祠而終成公教授嚴陵時伯廣從行
張宣公為守與呂公講切得在其間讀論語至君子
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宣公顧問伯廣起對曰此精神
之所偏至也人為萬物之靈雖賢不肖異習顧其用
之不同用之所在精神集焉篤好而專攻之之謂喻

宣公欣然是之

敬鄉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敬鄉錄卷八

元 吳師道 撰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所居名龍窟世稱龍川先生童
幼時受知周參政葵為上客隆興再議和公獨以為
非既薦于鄉著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後入太學議不
合棄去淳熙五年伏闕三上書孝宗驚異詔詣政事
堂時相使人諭意示恩公不應又嬖倖者欲一見之

踰垣而逃遂報罷歸十五年親至金陵觀形勢復上書終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為狂怪謗忌者羅織之再係詔獄事白由免解奏名擢紹熙癸丑進士第一授承事郎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未上踰年病一夕卒後特諡文毅文集四十卷又有通史提綱等書其人既顯集亦盛行姑錄數篇著其大者其學之未粹則世自有定論云

龍川榜下第二名朱質皆婺人人謂一不如二三

不如四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臣竊惟聖人之治天下也有全勢焉勢之所在必力起而爭之不敢失非好大喜功必臣服天下以逞其欲也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勢不可以中立故也古之帝王即不幸遇變故而遇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於一隅凡其志慮之所經營一切置中國

於庭外如元氣偏注於一肢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
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肢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
正氣鬱馮於庸臣而久不得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
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於一
隅而劉淵石勒之徒迭起于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
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愍懷之
痛猶有所諉以自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
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亮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

而桓溫之師西至霸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於
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
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
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
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
心之所係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
人之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
恭惟我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

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大宋而頓使強鄰安坐而據之以二百年來之故都而為五十年敵人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金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死南方而天下之元氣惰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仇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

何事也况望其憤宗社之邱墟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不自顧志在滅金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詐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父子將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用是皇皇奔走義不能一朝以安然卒

於無所遇而發其意於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
今日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仇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
使學者知學孔子當迫陛下以有為決不阻陛下以苟
安也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束手延日而天地之正
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大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
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
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
宗積累之深而以為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係也皇

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
知其為甚可畏也春秋之末秦楚齊晉皆衰往往困於
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
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揮而定也孔子惓惓斯世
而卒莫能用吳越起于荆蠻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
如履無人之境遂霸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
天地之氣發泄于荆蠻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
僻陋之邦苟有明德黎民懷之三才其舍諸此今世儒

者之所未講也今金人之根植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於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為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為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鵬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介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迹敗矣何者人才以用而見其能

否安坐而能者不可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其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聘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敵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令和好一不通而朝野之論如敵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

陛下亦不得而和矣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屈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吾矣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是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金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而爭機也執事者胡為速和以惰其志乎晉楚之伐于邲也欒書以為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

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人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於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為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惰兵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遼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惰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於度

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當有度外之士起而維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為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

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伏惟陛下幸試聽之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兵甲財賦官爵惟其命所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其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於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

京師常宿重兵以為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綱紀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雋功天子早夜憂勤於其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自石晉以來狃于常勝每以中國為不

足畏而侵陵窺伺之心無時而息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然慶厯增幣之事富弼以為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契丹之所以卒勝中國者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常折困天下之富商宦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竒傑皆所以助國家之勢而為不虞

之備也慶厯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令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朘削之雖徽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制以不次用之而勸農桑務寬大為有合于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契丹輕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

之兵盡歸於朝廷別行教閱以為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于朝廷別行封椿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至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于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闕於上而重遲不易

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王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覆而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可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輕重有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况秦檜盡取而沮毀之忍恥事仇飾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勝誅哉陛下憤王事之屈於一隅勵忠復仇而不免藉天下之兵以為強括郡縣之利以為富加惠百

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税而大商無鉅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藉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晏罷以冀中國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治蒞事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官逃責人才日以闡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可

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持之
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陛下幸試今臣畢
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
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而錢鏐以閭
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為不能獨立常朝事中國以為
重及我宋受命倣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錢塘
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遂
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為亡飛所駐之地當時論

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
備百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已華履士大
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于干戈之餘上下宴
安而錢塘為樂國也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
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益亦發洩而無餘矣故穀粟桑
麻絲枲之利歲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於
一日而上下不以為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
之人而人才亦日以鮮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

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
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
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
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
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
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
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漢氏賴以復存於蜀
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地顯名又百
餘年而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
為強梁竟以此氏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
為偏方下州五代之餘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
年之間降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
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如晨星之相望況至於建
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于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於今
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
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

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立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可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河左右伸縮皆足為進取之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心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為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鷲有謀開豁無化者委

以荆襄之任寬其大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勵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天下蓋本朝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為靖康之禍天獨啟陛下於是年又啟陛下北向復仇之心今者去丙午丁未之

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度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為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物人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氣造化之初考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者自以為

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父君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以自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勵志復仇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

一偏之論此有代之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聞之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第二書

臣嘗嘆西周既衰幽王被禍蓋天地之大變國家之深恥臣子之至痛也平王東遷以來使其痛內切於心必將因臣子之憤藉晉鄭之勢以告哀於天下之諸侯以

大義責其興師以獎王室其不至者天下共誅之則可以上追先王洗國家之恥而舒臣子之憤矣然後正紀綱修法度親魯衛以和柔中國命齊晉為方伯以糾合天下之諸侯文武之迹可尋東周之業可興也今乃即安於洛邑雖周氏賴以粗安宗祠賴以不絕然而周之臣之忘君父之大仇而置天下之諸侯於度外周之名號雖存而其實則眇然一列國耳當平王在位之時世之君子尚意其猶有待也及待之四十九年而士君子

之望亦衰矣天子之命令不足以置諸侯則其互相吞滅蓋其勢之所必至也天下不明於復仇之義則其君臣父子相賊殺習以為常而不之怪也孔子傷宗周之無主痛人道之將絕而作春秋其書天王之義嚴矣書其有所求者明天王之不可失其柄也其書討賊之義嚴矣賊不討不書葬者明一國之無臣子也一人討賊而以衆書者示天人之皆可得而討也天子既不能以保天下之民而一國各自以有其民其君子有志於民

閔雨者必書無志於民而不閔雨者必書土功必書饑饉必書孔子之心未嘗不庶幾天下之民一日之獲瘳也是君道之大端而聖人望天下與來世者可謂深切著明矣臣恭惟皇帝陛下勵志復仇不肯即安于一隅是有大功于社稷也而天下之經營生學士講先王之道者反不足以明陛下之心陛下篤意恤民遇水旱憂見顏色是有大德于天下也而天下之才臣智士趨當世之務者又不足以明陛下之義論恢復則曰修德待

時論富強則曰節用愛人論治則曰正心論事則曰守法君以從諫務學為美臣以識心見性為賢論安言計動引聖人舉一世謂之正論而經生學士合為一辭以磨切陛下者也夫豈知安一隅之地則不足以承天命忘君父之仇則不足以立人道民窮兵疲而事不可已者不可以常理論消息盈虛而與時偕行者不可以常法拘為天下之正論而不足以明天下之大義宜其取輕於陛下也論恢復則曰精簡謀結豪望論富強則曰

廣招募招隱漏論治則曰立志論事則曰從權君以駕取籠絡為明臣以奮勵驅馳為最察見事情自許豪傑舉一世謂之奇論而才臣智士合為一辭以撼動陛下者也夫豈知坐錢塘奢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于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為天下之奇論而無取于辨天下之大計此所以取疑于陛下者也三光五岳之氣分而人才之高者止

於如此經生學士既揆之以大義而取輕才臣智士人
權之以大計而取疑陛下始不知所伏而有獨運天下
之意矣故左右親信之臣又得以窺意向而效忠款陛
下喜其順旨如意而士大夫亦喜其有言之勇違也是
以附會之風漸長而陛下之大權移矣尋常無過之人
安然坐廟堂而奉使令陛下幸其易制無他而天下之
人亦幸其苟安而無事也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
大有為之志乖矣陛下勵志復仇有大功於社稷篤意

恤民有大德于天下而卒不免籠絡小儒驅委庸人以
遷延大有為之歲月此臣之所以不勝忠憤而齋沐裁
書擇今者丁巳而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國家立
國之本末而開大有為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
大有為之機務合于藝祖皇帝經天下之本旨然八日
待命而未有聞焉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
功使天下之言者越月踰時而後得報在平安無事之
時猶且不可今者當陛下大有為之時陳天下之大義

獻天下之大計而八日不得命焉臣恐天下之豪傑得
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成矣陛下
積財養兵志在滅金而不免與之通和以俟時固已不
足以動天下之心矣故既和而聚財人反以厲為民既
和而練兵人反以為動衆舉兵造事皆足以致人之疑
議者惟其不明大義以示之而後大計不可得而立也
苟又無意於臣之言則天下愈不知所向矣張浚始終
任事竟無一功可論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
以為社稷之臣彼具誓不與金俱生百敗而不折者誠
有以合於天人之心也秦檜專權三二十餘年東南賴
以無事而天下之兒童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國之賊
彼其忘君父之仇而置中國於度外者其為天人之心
亦甚矣陛下將以辨天下之大計而大義未足以震動
天下亦執事者之所當早正而預計也臣區區之心皆
已具之前書惟陛下裁幸

第三書

臣竊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蓋將上法周漢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於規矩準繩之內以立百五十年太平之基至於今日而不思所以變而通之則維持之具窮矣舉江浙閩廣之士亡慮十四五萬數蜀不與焉而輕齷拘攣日甚於一日選人之在銓者殆以萬計而僥倖之源未有窮已財用之人倍於承平之時而費於養兵者十之九兵不足用而民日以困非必道微俗薄而至此也蓋本朝維持之具二年之餘其勢固必

至此藝祖皇帝固已逆知之矣使天下安平無事猶將望陛下變而通之而况版輿之地半入于仇敵國家之恥未雪臣子之痛未伸天錫陛下以非常之智勇而又啟陛下以北向復仇之志乃欲因今之勢而有為焉此所以十有七年之間聖慮愈勞而取效愈遠也羣臣既不足以望清光而草茆賤士不勝憂國之心私以為陛下春秋五十有二經天下之事變為已多閱天下之義理為已熟舉足造事必不傷國家之大體扣囊底之智

猶足以辨此顧乃日復一日雖不望一日之安而亦何忍遺患於後人乎臣以為拘攣齷齪之中其勢當有卓然自奮於草莽而開悟聖聰者臣不自量其分之不足而竊有志焉是以其國家社稷之大計質之天地鬼神而獻之闕下陛下亦卓然拔之羣言之中特命大臣察其所欲言之意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猶可恃以長久苟推原其意而變通之則恢復不足為矣然而變通之道有三有

可以遷延數十年之策有可以為百五六十一年之計有可以開復數百年之基事勢昭然而效見殊絕非陛下聰明度越百代決不能一二以聽之臣不敢泄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而草茅亦不自知其開口觸諱也其一曰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五十年之餘雖天下之氣銷鑠頽惰不復知仇恥之當念正在主上與二三大臣振作其氣以泄其憤使人人如

報私讐此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之意也若祇與一二臣
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
人心之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其二曰國家
之規模使天下奉規矩準繩以從事羣臣救遇之不給
而何暇展布四體以求濟度外之功哉故其勢必至於
委靡而不振五代之際兵財之柄倒持於下藝祖皇帝
束之於上以定禍亂後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縣
空虛而本末俱弱今不變其勢而求恢復雖一旦得精

兵數十萬得財數萬萬計而恢復之期愈遠就使金人
盡舉河南之地以還我亦恐不能再守其三曰藝祖皇
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而五代之亂不
崇朝而定故本朝以儒立國而儒道之振獨優於前代
今天下之事爛然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與二三大
臣及其道以教之作其氣以養之使臨事不至乏才隨
才皆足有用則立國之規模不至戾藝祖皇帝之本旨
而東西馳騁以定禍亂不必專在武臣也前漢以軍吏

立國而用儒以致太平要之人各有家法未易輕動惟在變而通之耳天下大勢之所趨非人力之所能移也臣之所以為大臣論者其大略如此而所謂數十年之策百五六十年之計數百年之基與夫恢復之形勢事大體重苟未決之聖心則不可泄之大臣之前也故止陳其大略之可言者三事以答之二三大臣已相顧駭然而臣亦皇恐而退疏遠草茅寧復有路以望清光乎馬周一時瑣瑣之才也太宗喜其為常何陳事召使面

對未至之間使者連數輩趨之使有能為太宗開禮樂法度者其召之當不容喘矣陛下聰明邁越太宗而拔臣於羣言混淆之中孤立以行一意卒不免沒泯而止其罪在臣之蹤跡不明有以誤陛下也臣本太學諸生自憂制以來退而讀書者六七年矣雖早夜以求皇帝王伯之略而科舉之文不合於程度不止也去年一發其狂論于小試之間滿學之士口語紛然至勝謗以動朝路數月而未已而為之學官者迄今進退未有據也

臣自是始棄學校而決歸耕之計矣旋復自念數年之間所學云何而陛下之心臣人獨知之苟徒恤一世之謗而不為陛下一陳國家社稷之大計將得罪於天地之神與藝祖皇帝在天之靈而不可解是故昧於一來舊名已在學校之籍于法不得以上書言事臣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以臣所習科舉之文更一二試而考官又平心以攷之則亦隨例得之矣何忍假數百年社稷之大計以為一日之僥倖而徒以累陛下哉世固有却

萬鍾之祿而不受者亦有爭一錢以至於相殺者人情相去之遠何啻于十百千萬也而臣欲持空言以自明亦淺矣然審察十日而不得自便之命臣將無以自見于山林之士徒以傷陛下招致天下豪傑之道臣今更待罪三日而後渡江誓將終老田畝以彌羣論以報陛下拔臣言於衆中之恩故昧死拜書以辭於闕下臣闔門數十口去行都無四百里當席藁私室以聽雷霆之誅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楊子冒天海罪當萬死

門樓十口去之殆無四口里

不姓百言於家中久因故

村罪三日而後復生

于山林之士故公

亦

味

黃

敬鄉錄卷八





